越絕書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越絕書

全書始

卷一　越絕外傳本事第一　越絕荊平王內傳第二

下一卷▶

越絕外傳本事第一

問曰：「何謂越絕？」「越者，國之氏也。」「何以言之？」「按《春秋》序齊魯，皆以國為氏姓，是以明之。絕者，絕也。謂句踐時也。當是之時，齊將伐魯，孔子恥之，故子貢說齊以安魯。子貢一出，亂齊，破吳，興晉，彊越。其後賢者辯士，見夫子作《春秋》而畧吳越，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，脣之與齒，表之與裏，蓋要其意，覽史記而述其事也。」

問曰：「何不稱越經書記，而言絕乎？」曰：「不也。絕者，絕也。句踐之時，天子微弱，諸侯皆叛。於是句踐抑彊扶弱，絕惡反之於善，取舍以道，沛歸於宋，浮陵以付楚，臨沂、開陽復之於魯。中國侵伐，因斯衰止。以其誠在於內，威發於外，越專其功，故曰越絕。故作此者，貴其內能自約，外能絕人也。賢者所述，不可斷絕，故不為記明矣。」

問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任用賢者，誅服彊楚，何不言齊絕乎？」曰：「桓公，中國。兵彊霸世之後，威凌諸侯，服彊楚，此正宜耳。夫越王句踐，東垂海濱，夷狄文身，躬而自苦，任用賢臣，轉死為生，以敗為成。越伐彊吳，尊事周室，行霸琅邪，

躬自省約，率道諸侯，貴其始微，終能以霸，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。」

問曰：「然越專其功而有之，何不第一，而卒本吳太伯為？」曰：「小越而大吳。」「小越大吳柰何？」曰：「吳有子胥之教，霸世甚久。北陵齊、楚，諸侯莫敢叛者，乘薛、許、邾、婁、呂旁轂趨走，越王句踐屬芻莝養馬，諸侯從之，若果中之李。反邦七年，焦思苦身，克己自責，任用賢人。越伐彊吳，行霸諸侯，故不使越第一者，欲以貶大吳，顯弱越之功也。」

問曰：「吳亾而越興，在天與？在人乎？」「皆人也。夫差失道，越亦賢矣。濕易雨，饑易助。」曰：「何以知獨在人乎？」「子貢與夫子坐，告夫子曰：『太宰死。』夫子曰：『不死也。』如是者再。子貢再拜而問：『何以知之？』夫子曰：『天生宰嚭者，欲以亾吳。吳今未亾，宰何病乎？』後人來言不死。聖人不妄言，是以明知越霸矣。」「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種見蠡之時，相與謀道：『東南有霸兆，不如往仕。』相要東游，入越而止。賢者不妄言，以是知之焉。」

問曰：「越絕誰所作？」「吳越賢者所作也。當此之時，見夫子刪書作《春秋》，定王制，賢者嗟歎，決意覽史記，成就其事。」

問曰：「作事欲以自著，今但言賢者，不言姓字何？」曰：「是人有大雅之才，直道一國之事，不見姓名，小之辭也。或以為子貢所作，當挾四方，不當獨在吳越。其在吳越，亦有因矣。此時子貢為魯使，或至齊，或至吳。其後道事以吳越為喻，國人承述，故直在吳越也。當是之時，有聖人教授六藝，刪定《五經》，七十二子，養徒三千，講習學問魯之闕門。越絕，小藝之文，固不能布於四方，焉有誦述先聖賢者，所作未足自稱，載列姓名，直斥以身者也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。夫人情，泰而不作，窮則怨恨，怨恨則作，猶詩人失職怨恨，憂嗟作詩也。子胥懷忠，不忍君沈惑於讒，社稷之傾。絕命危邦，不顧長生，切切爭諫，終不見聽。憂至患致，怨恨作文。不侵不差，抽引本末。明己無過，終不遺力。誠能極智，不足以身當之，嫌於求譽，是以不著姓名，直斥以身者也。後人述而說之，乃稍成中外篇焉。」

問曰：「或經或傳，或內或外，何謂？」曰：「經者，論其事。傳者，道其意。外者，非一人所作，頗相覆載。或非其事，引類以託意。說之者見夫子刪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就經易，亦知小藝之復重。又各辯士所述，不可斷絕。小道不通，偏有所期。明說者不專，故刪定復重，以為中外篇。」〈一作「焉」。〉

越絕荊平王內傳第二

昔者，荊平王有臣伍子奢。奢得罪於王，且殺之，其二子出走，伍子尚奔吳，伍子胥奔鄭。王召奢而問之，曰：「若召子，孰來也？」子奢對曰：「王問臣，對而畏死，不對不知子之心者。尚為人也，仁且智，來之必入；胥為人也，勇且智，來必不入。胥且奔吳邦，君王必早閉而晏開，胥將使邊境有大憂。」

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，曰：「子父有罪，子入，則免之，不入，則殺之。」子胥聞之，使人告子尚於吳：「吾聞荊平王召子，子必毋入。胥聞之，入者窮，出者報仇。入者皆死，是不智也。死而不報父之讐，是非勇也。」子尚對曰：「入則免父之死，不入則不仁。愛身之死，絕父之望，賢士不為也。意不同，謀不合，子其居，尚請入。」

荊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，曰：「子入，則免父死，不入，則殺之。」子胥介胄彀弓，出見使者，謝曰：「介胄之士，固不拜矣。〈一作「也」。〉請有道於使者：王以奢為無罪，赦而蓄之，其子又何適乎？」使者還報荊平王，王知子胥不入也，殺子奢，并殺子尚。

子胥聞之，即茷橫嶺上大山，北望齊晉，謂其舍人曰：「去，此邦堂堂，被山帶河，其民重移。」〈一作「侈」。〉於是乃南奔吳。至江上，見漁者，曰：「來，渡我。」漁者知其非常人也，欲往渡之，恐人知之，歌而往過之，曰：「日昭昭，侵以施，與子期甫蘆之碕。」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。日入，漁者復歌往，曰：「心中目施，子可渡河，何為不出？」船到即載，入船而伏。半江，而仰謂漁者曰：「子之姓為誰？還，得報子之厚德。」漁者曰：「縱荊邦之賊者，我也，報荊邦之仇者，子也。兩而不仁，何相問姓名為？」子胥即解其劍，以與漁者，曰：「吾先人之劍，直百金，請以與子也。」漁者曰：「吾聞荊平王有令曰：『得伍子胥者，購之千金。』今吾不欲得荊平王之千金，何以百金之劍為？」漁者渡于于斧之津，乃發其簞飯，清其壺漿而食，曰：「亟食而去，毋令追者及子也。」子胥曰：「諾。」子胥食已而去，顧謂漁者曰：「掩爾壺漿，無令之露。」漁者曰：「諾。」子胥行，即覆船，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，明無洩也。

子胥遂行。至溧陽界中，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，子胥曰：「豈可得託食乎？」女子曰：「諾。」即發簞飯，清其壺漿而食之。子胥食已而去，謂女子曰：「掩爾壺漿，毋令之露。」女子曰：「諾。」子胥行五步，還顧女子，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。

子胥遂行。至吳。徒跣被髮，乞於吳市。三日，市正疑之，而道於闔廬曰：「中人有非常人，徒跣被髮，乞於吳市三日矣。」闔廬曰：「吾聞荊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，其子子胥勇且智，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。」王者使召子胥。入，吳王下階迎而唁，數之曰：「吾知子非恒人也，何素窮如此？」子胥跪而垂泣曰：「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，而并其子尚。子胥遯逃出走，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，惟大王哀之。」吳王曰：「諾。」上殿與語，三日三夜，語無復者。王乃號令邦中：「無貴賤長少，有不聽子胥之教者，猶不聽寡人也，罪至死，不赦。」

子胥居吳三年，大得吳眾。闔廬將為之報仇，子胥曰：「不可。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。」於是止。其後荊將伐蔡，子胥言之闔廬，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荊。十五戰，十五勝。荊平王已死，子胥將卒六千，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：「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，今此報子也。」〈一作「之」。〉

後子昭王、臣司馬子其、令尹子西歸，相與計謀：「子胥不死，又不入荊，邦猶未得安，為之柰何？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？」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，曰：「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，而非其罪也。寡人尚少，未有所識也。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，然寡人亦不敢怨子。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？我邦雖小，與子同有之，民雖少，與子同使之。」子胥曰：「以此為名，名即章，以此為利，利即重矣。前為父報仇，後求其利，賢者不為也。父已死，子食其祿，非父之義也。」使者遂還，乃報荊昭王曰：「子胥不入荊邦，明矣。」